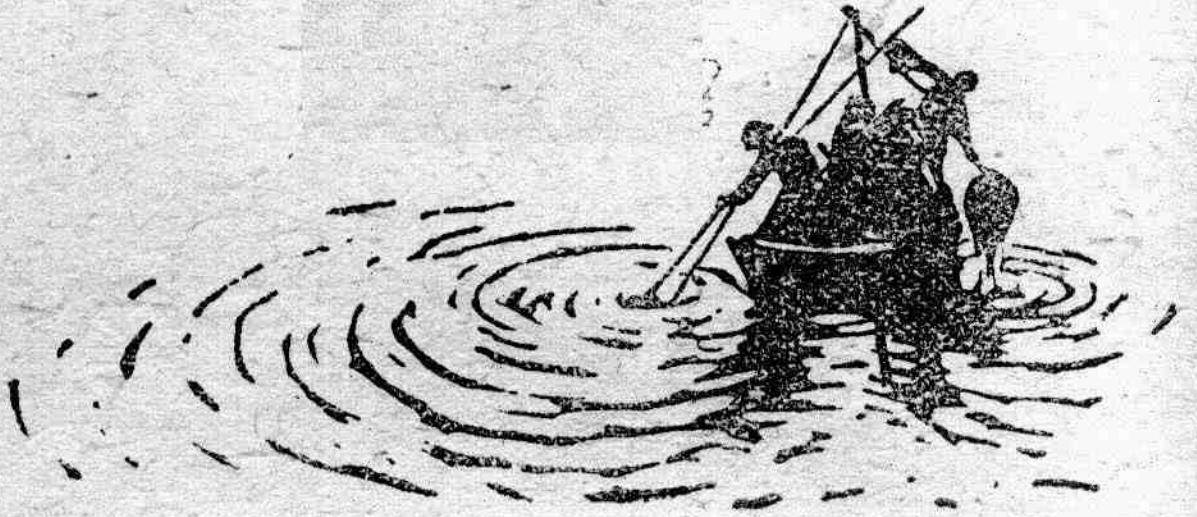


月夜荡泥船





說唱詩

月夜荡泥船

YUEYE DANG NICHUAN

王鴻著

江蘇文藝出版社

說 唱 詩
月 夜 蕩 泥 船
王 鴻 著

*

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許可証出〇〇四号

江 蘇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前进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 1/42 印張 2 6/21 字数 40,000

一九五九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八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100

目 录

奖金·····	1
月夜蕩泥船·····	9
公社的假日·····	17
张飞拜师·····	27
送簑衣·····	37
金龙溪边·····	44
回娘家·····	51
办嫁妆·····	60
两个飼养員·····	67
紅色炊事員刘巧兰·····	73
爷孙俩·····	83

奖 金

桃花片片象彩云，
菜花簇簇赛黄金，
红日撒下金丝网，
青山如画草如茵。
一杆红旗迎风展，
金鑼皮鼓响不停，
社里正在开会議，
評选模范发奖金。
陈队长坐上劳模席，
胸前红花顏色新，
瞧她五十岁已挂零，
梨花白发滿双鬢，
脸色紅潤挺精神，
大伙儿称她“老来青”。
她把奖金握在手，
双手象篩糠抖不停，

不是她人老体質弱，
也不是人民币重千斤，
有一件事儿攔心坎，
真象那一江春水难澄清。
她想：队里的生产搞得热騰騰，
社員的汗珠洒落几尺深，
新草鞋磨穿多少双，
鉄扁担挑断多少根，
麦田象块錦綉毯，
多少人揮舞綉花針；
长江滾滾水有源，
树高千丈叶归根，
奖金應該归大伙，
我不能象青蛙夺食一口吞。
她想把奖金分給众社員，
屋里人声接人声，
这个說：取魚亏的結网人，
你領奖金咱們都贊成。
那个說：奖金不是毛毛雨，
怎能星星点点大家分？
誰也不肯把奖金領，
有的人还急得象张飞把眼睜。

“老来青”捧着奖金发了楞，
猛然間，想出一个好章程。
她等會議开結束，
迈开脚步走出村，
急急走呀急急行，
汗珠儿好象雨淋淋，
双脚跨进了供销社，
只見那万紫千紅一片景：
这边油刷农具簇簇新，
那边鋼精玻璃亮晶晶，
这边毛巾袜子摆滿架，
那边儿童玩具巧又灵，
花开千朵她无心看，
新衣架前把脚步停，
衣架上新衣件件好，
瓜田里拣瓜撩乱眼睛。
她拣了一件花褂褂，
粉紅的花瓣儿、鵝黃的花蕊儿、鍍金的
花柄儿、衬上个水紋青，
披在身上看了又看，
覺得那顏色、質料、尺寸都称心。
掏出了奖金将花褂买，

卷卷扎扎往家行，
跨过长桥朝前看，
呔！社員們歇工在树蔭，
老伴儿也在人窝里，
瞧他們指手划脚談得挺起劲。
这个說：陈队长挾回的长卷卷，
准是替老伴儿买的甜点心。
那个說：“老来青”知道老伴儿爱喝酒，
也許是买的两瓶“竹叶青”。
老伴儿直乐得合不攏嘴，
滚热的烟鍋燙了嘴唇。
“老来青”走到大家面前站，
未曾开口笑盈盈。
她忙着打开卷儿把花褂褂披身上，
說道：“你們看，穿上这件花衣可俏
俊？”
大伙儿看到“老来青”这模样，
一个个捂着嘴儿怕笑出声音，
交头接耳談开了，
嗓門儿嗡嗡象蚊子声。
这个說：队长人老心不老，
不当佗太君，要当穆桂英。

那个說：五十岁当做十八岁过，

这真是老年人越活越年輕！

老伴儿坐在人堆里，

句句話儿听得真，

好象麦芒心上戳，

好象針尖刺耳根，

他象是一股旋风平地起，

揮动旱烟杆，气得直哼哼，

手指着“老来青”直嚷嚷：

“你是瞎人騎瞎馬瞎丢人！

駝背的老汉想学吹鼓手？

白发的公公也想唱須生？

老骨头还想套上花褂褂，

你难道不知道不久就要抱孙孙？”

“老来青”笑得拍巴掌，

說道：“你是蝎子的尾巴乱戳人，

弄船的还没有解繩纜，

乘船的就搶着把竹篙撑，

咱們队里大都是女社員，

樊梨花、穆桂英、梁紅玉数数足有几十

人，

这件新褂褂当奖品，

誰劳动得最好，就把新衣穿上身。
这是我想的一个拙主意，
还不知大家贊成不贊成？”
这話儿好象激流水，
叮叮咚咚震耳門；
这話儿好象暖春风，
吹散了大伙儿的疑云。
快嘴的姑娘羞紅了脸，
老伴儿偏着头摸摸硬胡根。
“老来青”这一行动鼓舞了大伙儿，
干劲象那十五的月亮更加往上升。
追肥料，地板墜厚五寸高，
杀害虫，药粉布起迷魂陣，
薅野草，鋤尖好象燕飞舞，
抗干旱，拾起大河灌麦根。
南风陣陣天边起，
麦田变成聚宝盆，
粮山碰肿了星星的脸，
高产粮堆頂到南天門！
这一天队里开会議，
商量把花褂褂奖何人，
大伙儿选的是陈队长，

都要把花褂褂奖給“老来青”。

这个說：麦田追肥抓得紧，

队长每天起三更呀赶三更；

那个說：日夜抗旱浇麦苗，

队长的眼睛比枣儿紅几分；

这个說：大海里行船靠掌舵，

队长的舵盘拿得稳；

那个說：百花里面选牡丹，

花褂褂应该奖給我們的当家人！

“老来青”几次想講話，

被大伙儿的声音压住嗓門，

她脸儿急得好象旺火盆，

說道：“为啥不給我发言权？

大伙儿是不是寻开心，

要我穿上花褂褂变个老妖精！

如果是真心来評比，

就该仔仔細細、認認真真、踏踏實實选

一个合意的人。”

大伙儿听了“老来青”的話，

一个个忍不住笑出声，

陈队长的孙孙已抱在手，

怎能要她把花褂褂穿上身？

可是除了陈队长，
又有誰适宜把花衣穿上身？
社員中能將并不少，
全象那开春的非菜高矮很难分。
中午評到日头落，
蒙蒙暮靄正黄昏，
还没决定花褂褂奖何人，
这可难坏了“老来青”。
她只好宣布散會議，
等到秋后再把模範評。

月夜蕩泥船

月兒皎皎挂樹梢，
田頭壠上靜悄悄，
濃霜鋪起厚地毯，
喀喳喀喳，路上有人跑。
兩個人影游過高堤上，
一個個兒低，一個個兒高，
高個兒名叫陶大宝，
矮個兒名叫周小毛。
兩個人，腳尖擦地跑得快，
跑一陣，回過頭來又瞧瞧。
翻過堤岸下到河灘地，
有一條罾泥船拴在河腰。
陶大宝悄悄拔起錨，
周小毛拿起罾和篙，
蜻蜓點水，輕輕地往船上跳，
罾泥船點頭哈腰搖了幾搖，

搖得那薄冰咯崩崩响，
搖得那星星往河里飘。
陶大宝朝着小毛唠唠嘴：
“輕一点，別叫岸上人发觉！”

（白）甭泥还怕人知道？真怪！
这个事儿其实并不奇怪，
莫怪那陶大宝提醒周小毛。
皆因是公社里发动搞肥料，
大伙儿的干劲冲九霄，
要替苗苗做出什錦飯，
要替麦田盖上厚棉袄，保証产量高。
东坡上車干黑魚塘，
掏出烏金千万挑；
西洼里搗烂老龙窝，
“龙盔龙甲”往田里抛；
大河上又摆开新战場，
泥船儿象成群的鵝鴨在水上飘。
大伙儿越干劲越大，
真象是火上澆油，油上把火烧。
陶大宝短褲单褂船头站，
汗珠儿还順着泥甕画道道。
猛抬头，一輪紅日朝西落，

他恨不能鑄一根鐵棒把日頭挑。
食堂的炊烟縷縷起，
收工的号子嘟嘟的叫得人好心焦。
陶大宝还想再甬一船泥，
生产队长在岸上把手招：
“好花四季开不败，
活計一天做不了；
早点儿回家洗脚吃飯睡大覺，
养足了精神，明天的效率还要高。”
陶大宝偏着脸假装沒听见，
生产队长笑咪咪地叫他老陶：
“老陶啊，出山的猛虎也有入洞时，
掘海的蒼鷹也要归巢；
队里的規定你可別违拗，
休息好，劳动劲头更加高！”
陶大宝吞吞吐吐沒有答上話，
悶着头駕船往回搖。
吃罢晚飯他又走出門外，
急忙忙去找周小毛。
他說：“队长的关怀咱們記心里，
可是那麦苗儿等着要肥料，
槽头上料足馬添膘，

地里肥多产量高，
咱们今夜打一场运动战，
月夜荡泥船，不让队长他知道！”
周小毛一听这话忙喊好，
乐得跳起三尺高：
“咱早想趁月色干一场，
可就是一根木头搭不起桥，
如今有了你这好伙伴，
真是踏破铁鞋也找不着！
天顶的月亮象灯笼，
咱们来一个猛张飞夜战马超！”
两个人这才出了门，上了堤，下了滩，
静悄悄地到了船上，
劈开河水浪滔滔，
船底熨平了千层浪，
手中的泥罽象出水蛟。
一堆堆乌金满船头，
一块块墨玉迭船艄，
一船船肥泥送上岸，
一个个泥塢垒得高。
大宝说：“咱们干活象演的一出戏！”
(白)演的什么戏？

“演的那‘哪叱鬧海’可真熱鬧，
这竹篙拨水嘩哩嘩啦不住响，
这船头劈水嘶哑嘶哑象剪刀，
这泥鬻啃泥咕嗤咕嗤冒水泡，
这木掀辱泥劈哇劈哇往上抛，
吓得那虾兵蟹将忙逃跑，
惊得那龙王吃不下飯来觉也睡不着！”
周小毛夸奖大宝比喻得妙，
我也有个比喻对你說：

“一船河泥一船粮，

咱們鬻的是金黄金黄的麦穗，又高又
大的粮囤，噴香噴香的蒸饅，蜜甜蜜
甜的面糕，雪白雪白的細面条。”

陶大宝听了哧哧笑：

“你这个比喻是圈上加圈好 上加 好比
我比喻的高！”

两个人将滿船河泥辱上岸，

蕩着空船往回搖，

抬头看，一抹云彩遮月亮，

远远的路上有人影一条。

仔細看原来是生产队长，

两个人急忙猫起腰。